



萧军全集

15

华夏出版社



“银锭桥西海北楼”——萧军故居



書櫃

15

蕭軍全集

致家人
友人
读者
公函

華夏出版社



“失得沉浮原一幻，超于象外悟环中。”

1958年·北京



关于《萧军全集·书信卷》的几项说明

这辑存的千余封书信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时经半个世纪——风风雨雨五十年。收件人约计五百位上下；故交、亲朋、读者、名流……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包罗万象的议题。

当决意将这些珍贵的信函汇总成集的时候，我们不无遗憾地感觉到，本应辑入却无从寻觅者不在少数——当年的收信人有的杳如黄鹤，有的早已作古，有的难于联络与核查，有的……所能依据的，惟有作者自己当时留存的“日记”或“信底”——待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从“专案组”索要回来的（被抄没的）信底本和日记，业已残破不全，面目全非了！

在裹满了尘土的故纸堆中，年逾古稀的作者为了寻回那难舍的友人们的旧谊，便开始了重新一轮的“分门别类”……劫波历尽，兵燹频仍，事乖命蹇，楮简犹存……是为不幸之大幸！

我们将这些尽可能收集的信件按上、下部分三卷本编录成册。

上部：系作者与家人、眷属之间的往来问候与关照，不分姻亲或本家，按时序排列。历史是不容割断的，至于“悄吟”毕竟与作者有过六年共同工作生活的感情经历——可以说，没有萧军当初的“义举”就不会有后来在文坛上光彩熠熠的萧红，尽管后来终于是“镜破钗分”，我们不应视她为“家族以外的人”。尤为可惜的，是作者写给他父亲的信件，竟一封也没能留存下来。

下部：林林总总致方方面面的信函，有释问、有劝勉、有建议、有辩白、有无可奈何的诉讼……在有喜有忧的字里行间表达的是一片拳拳赤诚之心！

以拉丁字母的排序设置，按信发生时间的先后安排，这样的方法



是否全然妥帖，见仁见智权且如此，待有机会当有更科学、合理的方法时再做修订是矣，谨此说明。

最后，需要提到的是：

知道我们要编辑《萧军全集·书信卷》，许多收信人竟将他们珍藏的“原件”或复印件毫不犹豫地尽快寄给了我们。惟一感到对不住的是，有些朋友们，已经等不及这漫长的十九年，带着深深的遗憾远去了……我们该把他（她）这套书寄托给谁呢？！仰天长叹，真的是很无奈……

编者 2007年6月北京



目 录

第一辑 致家人

致萧红	3
致王德芬	31
至孩子们	197

第二辑 致友人,读者,公函

A	261
B	268
C	396

第一輯

致家人





致萧红

吟：

前后两信均收到了。您把弄堂的号码写错了，那是二五六，而你却写了二五七，虽然错了也收到。

今晨鹿地夫妇来过，为了我们校正文章。那篇文章我已写好，约有六千字的数目，昨夜他翻好四分之三的样子，明晨我到他们那里去（他们已搬到环龙路来）再校一次，就可以寄出了。其中关于女作者方面，我只提到您和白朗。

秀珂很好，他每天到我这里来一次，坐的工夫也不小，他对什么全感到很浓重的兴趣，这现象很好。江西，我已经不想要他去了，将来他也许仍留在上海或去北平。奇来过一次，你的第一封信她已看过了。今天在电车上碰到了她、明、还有老太太，她们一同去兆丰公园了，因为老太太几天要去汉口。

三十日的晚饭是吃在虹他们家里，有老唐、金、白薇（她最近要来北平治病了，问你的地址，我说我还不知道）。吃的春饼。在我进门的时候，虹紧紧握了我的手，大约这就是表示和解！直到十二时，我才归来。

踏着和福履里路并行的北面那条路，我唱着走回来。天微落着雨。

昨夜，我是唱着归来。

——孤独地踏着小雨的大街。

一遍，一遍，又一遍，……

全是那一个曲调：

“我心残缺……”

我是要哭的！……

可是夜深了，怕惊扰了别人，

所以还是唱着归来：

“我心残缺……”

我不怨爱过我的人儿薄幸，



却自怨自己的痴情！

吟，这是我做的诗，你只当“诗”看好了，不要生气，也不要动情。

在送你归来的夜间，途中和珂还吃了一点排骨面。回来在日记册上我写了下面几句话：

“这是夜间的一时十分。

她走了！送她回来，我看着那空旷的床，我要哭。但是没有泪，我知道，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。但是她走了！……”

吟，你接到这封信，不要惦记我，此时我已经安宁多了。不过过去这几天是很艰难地忍受过来了！于今我已经懂得了接受痛苦，处理它，消灭它，……。酒不再喝了（胃有点不好，鼻子烧破了），在我的小床边虽然排着一列小酒瓶，其中两个瓶里还有酒，但是我已不再动它们。我为什么要毁灭我自己呢？我用这一点对抗那酒的诱惑！

偶尔我也吸一两支烟。

周处既找不到，就不必找了。既然有洁吾，他总会帮助你一切的，这使我更安心些。好好安心创作罢，不要焦急。我必须按着（照）我预定的时日离开上海的。因为我一走，珂更显着孤单了。你走后的第二天早晨，就有一个日本女世界语同志来寻你，还有一个男人（由日本新回来的，东北人）系由乐写来的介绍信，地址是我们楼下姓段的说的。现在知道我地址的人，大约不少了，但是也由它去罢。

《日本评论》（五月号）载有关于我的一段文章，你可以到日本书局翻看翻看（小田岳夫作）。

花盆你走后是每天浇水的，可是最近忘了两天，它就憔悴了，今天我又浇了它，现在是放在门边的小柜上晒太阳。小屋是没什么好想的，不过，人一离开，就觉得什么全珍贵了

我有时也到鹿地坐坐，许那里也去坐坐，也看看电影，再过两天，我将计划工作了。

夏天我们还是到青岛去。

有工夫也给奇和珂写点信，省得他们失望。

今天是星期日，好容易雨不落了，出来太阳。

你要想知道的全写出来了。这封信原拟用航空寄出，因为今天星期，还是平寄罢。



祝你
获得点新的快乐！

你的小狗熊 五月二日

注释：

由上海寄北京给萧红的信，我手边还仅存有四封，附在这里的目的，是可以对照她寄来的信所提的问题是些什么，我是怎样回答的。

这期间我正住在法租界吕班路二百五十六弄。

“鹿地”夫妇是日本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妻子池田幸子。鹿地这时正介绍我给日本杂志《文艺》写一篇稿，介绍中国文艺界一些情况。

“虹”是罗烽，我们在哈尔滨时期的朋友。到上海后因有些见解分歧，一度曾陷于“断交”的境地，这次和另外一些朋友共同在他家吃晚饭，这意味着“和解”。“老太太”是罗烽的母亲。

“老唐”名唐豪，字范生，当时的职业是律师，我的一位朋友（已故去）。

“金”系金人，哈尔滨时期朋友，这时在上海从事俄文翻译工作（已故去）。

“白薇”，女作家（已故去）。——耘注

“乐”系“乐家暄”，当时上海“世界语者协会”负责人（已故去）。

“许”是许广平先生（已故去）。——耘注

当时一般从事左翼文化工作者，他们的住址是不公开的，以防国民党特务跟踪……。

附：萧红 370425 致萧军信·北京

军：

现在是下午两点，火车摇得很厉害，几乎写不成字。

火车已经过了黄河桥，但我的心好像仍然在悬空着，一路上看些被砍折的秃树，白色的鸭鹅和一些从西安回来的东北军。马匹就在铁道旁吃草，也有的成排的站在运货的车厢边，马的背脊成了一条线，好像鱼的背脊一样，而车厢上则写着津浦。

我带的苹果吃了一个，纸烟只吃了三两颗。一切欲望好像都不怎样大，只觉得厌烦，厌烦。



这是第三天的上午九时，车停在一个小站。这时候我坐在会客室里，窗外平地上尽是一些坟墓，远处并且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。昨夜已经是来了北方。今晨起得很早，因为天晴太阳好，贪看一些野景。

不知你正在思索一些什么？

方才经过了两片梨树地，很好看的，在朝雾里边它们隐隐约约的发着白色。

东北军从并行的一条铁道上被运过去那么多，不仅是一两辆车，我见的就有三四次了。他们都弄得和泥猴一样，他们和马匹一样冒着小雨，他们的欢喜不知是从那里得来，还闹着笑着。

车一开起来，字就写不好了。

唐官一带的土地，还保持着土地原来的颜色。有的正在下种，有的黑牛或白马在上面拉着犁杖。

这信本想昨天就寄，但没找到邮筒，写着看吧！

刚一到来，我就到了迎贤公寓，不好。于是就到了中央饭店住下，一天两块钱。

立刻我就去找周的家，这真是怪事，那里有？洋车跑到宣外，问了警察也说太平桥只在宣内，宣外另有个别的桥，究竟是个什么桥，我也不知道。于是跑到宣内的太平桥，二十五号找到了，但没有姓周的，无论姓什么的也没有，只是一家粮米铺。于是我游了我的旧居，那已经改成一家公寓了。我又找到了姓胡的旧同学，门房说是胡小姐已经不在，那意思大概出嫁了。

北平的尘土几乎是把我的眼睛迷住，使我真是恼丧，那种破落的滋味立刻浮上心头。

于是我跑到李镜之七年前他在那里做事的学校去，真是七年间像同一日，他仍在那里做事，听差告诉我，他的家就住在学校的旁边，当时实在使我难以相信。我跑到他家里去，看到了儿女一大群。于是又知道了李洁吾，他也有一个小孩了，晚饭就吃在他家里，他太太烧的面条。饭后谈了一些时候，关于我的消息，知道得不少，有的是从文章上得知，有的是从传言。九时许他送出胡同来，替我叫了洋车，我自归来就寝。总算不错，到底有个熟人。

明天他们替我看房子，旅馆不能多住的，明天就有了决定。

并且我还要到宣外去找那个什么桥，一定是你把地址弄错，不然绝不会找不到的。

祝你饮食和起居一切平安。



河同此

荣子 四月二十五日夜一时

注释：

从日本寄回来的信件就只剩三十五封，究竟失落了多少，无法考查了。

她是哪一天从日本回来的呢？也无从考查了，因为我那时期的日记早已失落了！（耘注：1937年1月13日萧红乘坐日本邮船“秩父丸”号抵达上海汇山码头。）

她这信中所提及的人名，有的我也不知道，仅就所知道的略注一注：

“周”是我讲武堂时期的同学，名叫周香谷，那时他是住在他岳母家中，因为我前次来北京时去看望过他。他们夫妇还请我在前门外“岳阳楼”吃了一次烤肉。我记得他是住在宣外？或前门外？……名叫“三眼井”？或“四眼井”的地方。我要萧红去找他，他是“老北京”，对于她找房子之类可能会有所帮助，但始终没找到。

周的岳母是有名京剧票友“恩晓峰”，她的女儿也是京剧演员……。

“李镜之”我未见过面。

“李洁吾”是萧红在哈尔滨时的老朋友，我们虽未见过面，经过萧红介绍我们通过信，那时他在北京一处小学校教书。萧红过去曾常常提起过他，那时他可能还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……。

她为什么要去北京呢？据说她很怀念这地方，也想再住一住。我也同意陪她来北京住一住——尽管我对当时北京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不算太好——也许较长时间住一住，可能就会发生“感情”了。她是作为“先遣部队”先来北京的。

一九七八，九，十七，海北楼

附：萧红 370427 致萧军信·北京

均：

前天下午搬到洁吾家来住，我自己占据了一间房。二、三日内我



就搬到北辰宫去住下。这里一个人找房子很难，而且一时不容易找到。北辰宫是个公寓，比较阔气，房租每月二十四也或者三十元，因为一间空房没有，所以暂且等待两天。前天为了房子的事，我很着急。思索了半天才下了决心，住吧！或者能够做点事，有点代价就什么都有了。

现在他们夫妇都出去了，在院心我替他们看管孩子。院心种着两棵梨树，正开着白花，公园或者北海，我还没有去过，坐在家里和他们闲谈了两天，知道他们夫妇彼此各有痛苦。我真奇怪，谁家都是这样，这真是发疯的社会。可笑的是我竟成了老大哥一样给他们说着道理。

淑奇这两天来没有来？你的精神怎么样？珂的事情决定了没有？我本想寄航空信给你，但邮政总局离得太远，你一定等信等得很急。

“八月”和“生”这地方老早已买不到了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至于翻版更不得见。请各寄两本来，送送朋友。洁吾关于我们的生活从文字上知道的。差不多我们的文章他全读过，就连“大连丸”他也读过，他长长（常常）想着你的长相如何？等看到了照像看了好多时候，他说你是很厉害的人物，并且有派（魄）力。我听了很替你高兴。他说从《第三代》上就能看得出来。

虽然来到了四五天，还没有安心，等搬了一定的住处就好了。

你喝酒多少？

我很思念我的小屋，花盆浇水了没有？

昨天夜里就搬到北辰宫来，房间不算好，每月二十四元。

住着看，也许住上五天六天的，在这期间我自己出去观看民房。

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礼拜了，还是安不下心来，人这动物，真不是好动物。

周家我暂时不去了，等你来信再说。

写信请寄到北平东城北池子头条七号李家即可。

你的那篇东西做出去没有？

荣子 四月廿七日

注释：

从她来信中，她的老朋友李洁吾夫妇，也是各有各的痛苦！我们也是各有各的痛苦！……在现实的痛苦的世界里，有谁没有痛苦呢？只是痛苦的性质和内容各有各的不同，正如鲁迅先生曾说过的，北京拾煤渣的老婆婆是不会有美国资本家蚀本、破产……那样“痛苦”的；



相反，资本家也不会有老婆婆那样痛苦的。即使在“痛苦”这一普遍概念中，所谓“阶级性”也还是要存在的。

记得托尔斯泰在他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首页上曾写过这样两句话：“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！”

在一般朋友眼中认为我们“夫妻”之间，是“天造地设”的一对，除开贫穷以外，是幸福的。我们也承认，在比较起一般的夫妇之间来，我们确是幸福的，但还是各有各的痛苦！

“八月”是《八月的乡村》，“生”是《生死场》。

《大连丸上》是我写的一篇短文，记录我们由东北出走，路经大连，在日本轮船上被日本水上警察和“刑事”盘查经过的情况，以及望到青岛，踏到祖国海岸激动和喜悦的心情！……

她的朋友看了我的照片，断定我是“很厉害的人物，并且很有派（魄）力。……”，她替我很高兴！但我知道她不真正欣赏我这个“厉害”而“很有魄力”的人物；而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，心高气傲，孤芳自赏，力薄体弱……的人，这是历史的错误！历史也做了见证，终于各走各的路；各自去寻找他和她所要寻找的人！……

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，不爱林黛玉、妙玉或薛宝钗……。

我当时可能正为一个日本刊物写一篇什么文章，名称忘记了。

一九七八。九。十八。海北楼

吟：

我想到今天会有你的信来，果然在我一进门，在那门旁的镜台边站着一封信，那是我的。

几乎成了习惯，在我一回来或是出去，总要掀一掀门上的信柜盖，也明知道有信是不放在那里的，或者已经过了来信的时候，但是总要掀！……甚至对于明知不是自己的信，也要拿起看一看。

现在是下午两点三十五分。我将从许那里归来。好容易晴了天，今天又落起雨来，因为怕湿了这仅有的一双鞋子和新衣服，便坐了一次车。从搬到这里，这还是第一次坐车回家呢。

许有三册书，由我介绍到一家印刷局付印，我担任校一次校样，还有一点抄录的工作，今天我把珂介绍去了，他正在那里抄录。

珂的“世界语”算告一段落了，那个报馆据说还有一线希望，不过我的意思如果他不乐意在上海住下去，那就去北平。九江，我想那是



用不着去的，那对于他不相宜。现在还没决定。

奇他们很好，民已加入了一个剧团，他已有了角色（钦差大臣中的商会会长），看样子他很满意。金已搬到了他们一起，住在黑住过的那间房子。昨天晚饭我在那里吃的面条；老太太当晚去汉口，莉的职业辞了。黑也去北平了。

自从前封信说给你，我不再喝酒了，现在还是没喝。那剩余的酒还是摆在那里，我对于它们不再感到兴趣。现在却偶尔也抽一支烟，觉得抽烟的时候情绪很安宁。

心情已不像前几天那样烦乱了！几天来虽没有工作什么，却有一种要工作的欲望，时时刻刻在激动着我，但是我要保留着它们到青岛，现在还不想做什么。

几日来我把整部的精神沉浸在读书里。正在读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这真是一部好书，它简直迷惑了我！那里面的渥伦斯基，好象是在写我，虽然我没有他那样漂亮。

如今我已经有了一个治理自己的方法：早晨一睁眼（这时候是一切意念的开端，它会扰乱了整日的安宁！）我就说：“我要健康，我要快乐，我要安宁，我要生活，我要工作下去……”接着毫不拖延地就爬起来，恢复我原先不曾间断过的室内运动。完了就去洗脸，而后去公园（也许八点或八点半钟），那里水池边新开了一个茶馆，要一杯红茶，也许吃一小包葡萄干，就开始读书或写点笔记了。也有时看跑叫的孩子们……这样继续到十二点去吃午饭。饭后也许回来睡睡，也许去办办事。临睡之前洗一个冷水澡，而后再读书到十二点，也是说着：

“我要健康，我要快乐，我要安宁，我要生活……”就入睡了。当然有时也想到你……有时也弹弹那只琴。轻轻唱唱自己所会的歌。弹琴我已不用那个老法了（用一块铁，像瞎子似的摸着），现在我已试验着用手指按弦了。

这样我一天便没了什么波动！……当然，我要想什么，我还是尽量想，甚至我的想象力全不愿想了，我还是催迫它想！……直到它实在疲乏为止。我知道这不应该压制，压制是有害的。比方一匹马它要跑，就任它跑好了，到力尽的时候，自然它要停止了。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，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，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。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！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，承受它，获得它的给与，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记录下来。这是有用的。